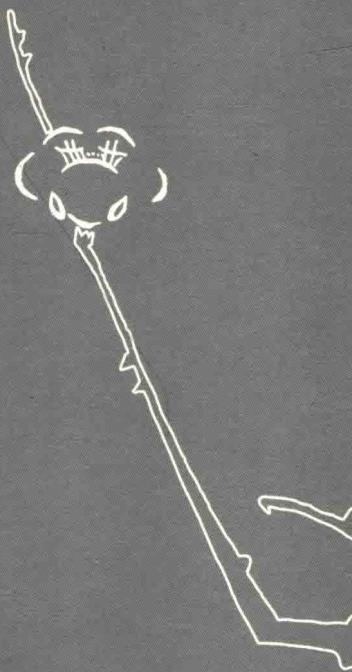


吕新作品系列



吕新 著

阮郎归



出版传媒集团

文艺出版社

(010) 6500 7111

阮郎归

吕新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阮郎归 / 吕新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388-0

I. ①阮…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6690号

书名:阮郎归

著者:吕新

策划:续小强

责任编辑:谢放

项目统筹:马峻

装帧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字数:241千字

印张:10.875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388-0

定价:39.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吕 新作品系列

上 卷

第一章

世界就是个舞台，每个人都得上去表演一场，表演完了，就得赶快下来，不管你表演得好坏，都得下来，不能因为你比别人演得好，就一直赖在上面不下来，没有那样的事。也有那些脸皮比城墙还要厚的，死活就是不想下来，可那能由得了他么。

四叔，我没演好。

四叔也没演好。一三四……有七棵柳树，咱们就在这几棵树下坐一会儿吧。

四叔，你知道现在是几月么？

是九月吧，应该是九月，九月的后半个月。

都已经九月了，没想到太阳还是这么毒。要是在咱们那里，秋风早就起了，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了，地里，山上，也都空了。

有一年夏天，我就是顶着比这还要毒的日头去通知人们开会，嗓子喊破了，还敲烂了一个锣。全村就那么一个锣，让我一不小心敲烂了，不写检查是说不过去的。我写了，我是从两

个方面入手的，第一，我为什么会把锣敲烂？我当时认为主要是由于我的心情太迫切，太急躁，用力过猛造成的。不能说锣的质量不好，绝对不能那么说，因为锣的质量还是很好的，既然锣没问题，那就是敲锣的人的问题了，对不对？第二，把锣敲烂了，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和影响？我认为危害是很大的，影响也是很坏的，一个没有锣的村庄，就像是永远都处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永远都在呼呼地睡着，永远都醒不过来。这时候要是突然来了灾害，来了敌情，人民群众会防不胜防，根本不可能知道，叫娘也没地方去叫，更别说万众一心地奋起抵抗了，只能束手待毙，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一个村庄没有锣，等于全村的人都成了聋子、哑巴，上面的指示落不下来，就算落下来也听不懂，人民就像瞎子、傻子。我把这份自以为很深刻的检查交上去，但祝主任认为很不深刻，认为完全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找到病根和要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祝主任让我重写，他认为至少要从九个方面进行剖析。

九个方面？

九个方面。

祝主任也死了吧？

死啦……哎，不对，好像没死，好像还活着，是的，还活着，至少我死的那时候，我还见过他，退休了，成天背着个风箏，到处去放，心里闷呢。

四叔，我原以为会漆黑一片，谁也看不见谁呢。

我原来也是那么以为的，后来才知道不是。教条主义，先验论，片面论，想当然，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害人的，我们的党，多少年来一直都在反对这些东西，这是非常正确的。

四叔，你是哪一年死的？

分完地以后，又过了几年。

我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有一年家里忽然来信，信上说的是别的事，但后面有一行提到了你，说你已经不在了，我才知道四叔已经死了，但一直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过去的事了。

四叔，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你，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寒假里我回来，天上下着雪，看见一个白茫茫的人正在井边饮马，穿着带补丁的蓝棉袄，戴着狗皮帽子，我在后面叫了你一声，你没有听见，除了风和雪，灰腾腾黄澄澄的狗皮帽子也让你很难再听到别的什么声音……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你。

没有哪一个人是放心地死去的，大多数的人死的时候，都会有几件甚至一大堆放心不下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四叔当然也有，不仅有，还很多呢。从大的方面来说，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让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解放。从小的方面来说，那就更多了，南湾的水库一直蓄不上水，别看他们叫喊得凶，实际上谁也没有我着急；扁豆一亩地只能打三四十斤，我研究了好多年也没有研究出个眉目来，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不种扁豆，改种别的，可别的豆子能有扁豆好吃么？肯定不如，不如也没办法，你研究不出来。你四婶一直都梦想能有一块梅花手表，我总是哄她说那东西不好，就这样哄了一年又一年，有时候实在哄不过去了，就说，等秋后一定买！到了秋后又说，过年的时候保证会有的！等到真的过年的时候，一忙乱，又混过去了。一年又一年，阶级斗争一直都存在着，只是有时候比较激烈、火辣，有时候却不显山露水，不显山露水，并不等于就

没有。四叔认为，只要世上有人存在，这事就永远没个完。

四叔，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我见到史文龙了。白纸坊村的史文龙，活着的时候经常和我一起去公社开会，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游手好闲的国家干部；但是却不能够，人家说他还有罪没有赎完，还得再苦一辈子，于是就让他转世去做石匠，做石匠也不能安稳地做，还有近十年的牢狱之灾在等着他。做石匠，苦是苦点儿，能有什么牢狱之灾呢？但命里注定他有，他就得有，非有不可，别的石匠遇不到的事，也非得让他摊上，一桩一件的都在前面等着他呢，躲也躲不开。他不是不想掌握任何一种技艺，就喜欢游手好闲么，那不行，非得要让他掌握一种手艺，而且还是那种永远都不能够游手好闲的技艺。石匠的一生，每天都叮叮当当地没完，连撒泡尿都得提着锤子去，怎么能够让他游手好闲呢？所以，史文龙是哭着走了的，抹着眼泪转世去了。

我小的时候见过他，看见他站在台上领着人们喊口号，腰里扎着草绳，一个耳朵是红的，一个耳朵是白的。

看看能不能苦尽甘来吧，等再有一轮的时候，文龙或许会有一个好命，不再走背字，不再总是钱碴。

四叔，你见过我的父亲和母亲么？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一次也没有。

唉，也不知他们在不在一起，一定不在。

这也正是我要说的。我们活着的时候，见到的好多东西，或者经历过的一些东西，有些是非常不可靠的，不能说件件都

是假的吧，但真的也并不多，有时候就算是眼睁睁地亲眼看见的，那也是靠不住的，也是会变的。比如，谁都知道夫妻死后要埋到一个坑里，有时候就是我们亲眼看着埋进去的，那还能有假么，牌位也是放在一起的，满以为从此他们就永远在一起了，哪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四叔，这些年你在做什么呢？

粗人干细活儿，四叔知道了一些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呢？

好多事情，比如一个人的来历，比如，你到底是谁？曾经是谁？好几代以前你又是谁？来来去去的都是同一个人么？五代的时候你是谁？前朝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从什么时候成为你的四叔的呢？一直就是么？当然不是，那并没有多久，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时间，我到了你爷爷的家里，碰巧和从别处来的你的父亲，你的另外的几个伯伯、姑姑、叔叔，先后成为一对夫妻——你爷爷和奶奶的几个孩子，成为一个家里的弟兄姐妹，在那个家里，我们慢慢地长大，成人。后来，你们小一辈的又陆陆续续地都来了，我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地成了你们的四叔、四舅，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是这样，想不成为也不行，事情到了那一步，已经不由你了，谁也变不了啦，况且，也没有人会觉得不正常，谁家没有孩子呢，谁家没有老的小的呢……我要说的是，在这以前，在这以前所有的那些数不清的年月里，我并不是你们的四叔、四舅，咱们根本没瓜葛，你们也统统都不知道在哪里，咱们之间毫不相干，就是攒足了劲儿，拼命地撞，也撞不到一起去，更不可能成为亲戚。你们也是碰巧了才来到了我们家里，你想想，你们要是到了别的人家呢？那咱们之间不是还是没有一丝一毫

的关系么？

四叔，这真是一件悬而又悬的事情，听起来充满了偶然性。

就像两块砖，碰巧被砌在同一堵墙里，位置也正好又挨着，那就算是有缘了，要是没碰上，那也是正常的。

四叔，你知道你以前是谁么？哪里人氏？

第二章

远的就先不说了，说近的吧。

康熙年间，四叔姓吴，不，严格地说，应该是我姓吴，那时我还不是你的四叔。我是淮南的盐商，富得要命，一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钱。现在可以这么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在当时不行，当时不敢这么说，明知道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也不能说出来，怕被人们以为是一个傻子，你一傻，不要紧，别人不傻，就会有人动心思，钻空子，所以，你不想胸有成竹也不行。

府内自然是人丁兴旺，大约有三四百口，也有可能是四五百口，具体有多少人，对于我这个一家之主来说也是个谜，完全不清楚。我常想，管他多少呢，多了总比少了好吧，又不是养活不起，支应不起，谁想来就来吧，我都欢迎，我对谁都是一样的。

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面孔，像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都是谁呢？我不知道，我也不去管他们，按道理都应该是我府里的人，想必也是。有时候，你正坐着，一个孩子忽然跑过来抱住

你的腿，喊你爷爷。我问他：“你是谁？”孩子说：“我是伏龙，你的孙子。”伏龙？我的孙子？是谁给这个孩子起了这么个名字？我眼前那个雾啊！没有世事人烟，前后左右，方圆多少里以内全都是白茫茫的大雾，像我的盐呢。

我有五六处园林，但也有人说是九处，这一点，我也不敢确定，因为我很少到那些地方去，有的甚至从来都没有去过。有时候累了，会在某一个园里喝一杯茶，听一段戏，或者舞几下剑。舞得也并不好，就不可能好么，我又不是专门靠剑吃饭的剑客，可就是那样，每次总会有人在旁边大声地喝彩、叫好，被认为是世间一流、天下无双，这样的无风起尘般的夸奖和赞誉，连我本人都时常觉得有些羞愧和无耻，可是他们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说那种话的人，就用那种话来进行交换，然后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我常在心里说，这就是世道啊，世道就是这样的啊，一千年前和一千年后都是一样的，身上穿的衣裳不一样了，名字也不一样了，但做事情的办法却还是一样的。

我似乎没有理由活得不好，皇帝那个人也算是够能活得了吧，可是，他却也死在了我的前面，在我还很健壮的时候经过了国丧，他死的时候，我一把年纪还给他戴了孝。有一天，我正在沁园里舞剑，舞得热气腾腾，忽然听说皇帝驾崩了。我到街上去看，街上都挂了白，到处都白茫茫的，连河里的船上也挂着孝，河水好像也成了白的。

新皇帝我们都不熟悉。忽然又有一天，我正在桂园里喝茶，新皇帝又死了。

一年一年地下来，眼看着那些比我年纪小的，甚至小很多的人，都呼啦呼啦地走了，都噌噌地走了，而我还活着。至于当年那些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更是早就都走得没有了踪影。

街上的人，码头上的人，也都又不知换了多少茬新面孔。那时候，我就常在心里想，这不对呀！你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了，从前和你打过交道的那些人，也都早已经不在了，不管是朋友还是仇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的年代好像已经过去了，没几年的工夫，皇帝都走了两个了。一个人活到这种时候难道还有什么意思么？我在桂园里一边喝茶，一边回想着那些早已远去了的烟雨迷蒙的往事。我想起我的一个仇人姜十堰临死前对我说过的话，他眼泪汪汪，满含悲愤地对我说：“吴老爷，你有本事，你厉害，你就好好地活吧！你能活一千年、一万年呢。”我后来经常会想起姜十堰临死前说过的这句话，原来一直以为他说的是气话，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心中有所顿有所悟，我不禁吓了一跳，啊呀，姜十堰让我活一千年、一万年，他这纯粹是在害我呀！纯粹是没安好心啊！姜十堰啊，和我斗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砍砍杀杀，明里暗里地斗了几十年，临走也没忘了给我挖个坑，设个局，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像庄稼一样纷纷倒下了，死去了，他却只让我一个人坚持活着，还得活一千年、一万年，一千年活下来，满世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那该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啊。

乾隆年间，我终于死了。我没有上姜十堰的当。

那年冬天，江南大雪，梅花开得正艳，我想去踏雪寻梅，但是被儿孙们拦住了，他们把我按在一张太师椅里，只让我用眼睛看雪，用鼻子闻梅花的清香，却不让我到处去走动。于是，我就只好用眼睛看雪，用耳朵听雪，看见雪像丝绸一样在飘舞，漫天飘舞，飘到哪里，哪里就响成一片。梅花下面有歌声，十分纤细的歌声，不用心听是听不见的。有人在我的脸前低声说：“爷爷，看看就回去吧，天又阴了。”我在心里说，

不回去，就不回去，我还没看够呢。回去干什么呢，回去也是个睡觉。远处的雪地上也有一些人在观赏梅花，还有人把梅花拿在手里，放在脸前。我认出那些人里有巡抚钟文焕，蓝进士，翟总兵，还有姜十堰，穿着一件丝棉袍子，站在雪地上，一副站不稳的样子，但脸上却浸满了笑容。是的，那个把一枝梅花拿在手里，不时地又放到脸前的人就是他，姜十堰。他们几个人站在一起，让我觉得有些吃惊，远远地看着他们，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像是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但我一时又觉得有些理不大清楚，雪在我的脸前轻纱一样地挂着，从上至下地垂挂着，我等了好久，一直没有人能替我把我脸前的那道轻纱掀开，撩起来。

有人对我说：“爷爷，该回去了。”

说的正和我想的一样，我点了点头，我也觉得是该回去了。

在外面看了两个时辰的雪，回到屋里后却倍感燥热，都已经是十二月的天气了，怎么会怎么热呢？我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我让他们脱去衣服，但燥热还是并没有退去，依旧在热昏昏地生长着，还要不时地爆出响声，噼的一下，嘭的一声。听见有人说：“这个冬天真冷啊！”这话从何说起呢，我倒没觉得。梅花一枝跟一枝地飘移过来，没见有人举着它们，也没有人捧着它们，自己就过来了，笑盈盈地站立着，一会儿站成齐齐的一排，一会儿又不知不觉地浑成一片，有的靠在一起，有的弯下了腰，香气在它们的中间圆滚滚地隆起，隆着隆着，最顶上的原本合在一起的褶子忽然开了，于是，丝丝缕缕地跑了出来，有的站在原地，慢慢地绕着，有的像是长了腿，安了羽翼，露出一身的匪气。

这就是我对那个世界的最后的一抹印象。

第三章

到了嘉庆末年的时候，我已经又是一个快二十岁的年轻人了，我只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姓倪，却不知道父母是谁。离家的时候，正值春天，一位私塾先生没有要钱，白送给我一个名字，叫倪春。他说，人活一世，哪能没有一个名字呢。来招兵的也说，得有，没有名字就不能登记造册。我有什么说的呢，我当然也盼望着有。我把那个名字反复地在心里念了好几遍，我觉得很好，念完一遍还想再念一遍，我要永远记住他。

当我念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不是别人，那就是我啊！”

我从余姚乡下被招兵的招到杭州来当兵，看守城门。我和另一个名叫黄世充的弟兄共同掌管着杭州西门的钥匙，一大串如漆似墨的铁，叮当有声，哗啦作响，除了它们本身的硬质，它们发出的响声也给我这个从未出过门的人的身上增添了不少的胆量和勇气，让我比刚从乡下出来时勇敢了很多，每次手里拿着钥匙往城门口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身上布满了山脉一样的力气，在嘭嘭地鼓胀，跳动，甚至会有一种巨人的感觉，觉得杭州城的西门有我这样一个巨人来把守，多少年都会铜墙铁